

社會學叢刊 * 乙集第五種

涼山夷家

林耀華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吳文藻主編

社會學叢刊 乙集第五種

涼 山 夷 家

林耀華 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序

理，再行問世。

涼山考察並報告完成，作者須向多方面致謝。吳文藻師一向熱心指導，此次更極力幫忙，最足令人欽佩和感謝。哈佛大學葉理綏教授（Professor Serge Elisséeff）勉勵從事實地研究，哈大人類學系諸大師諄諄教誨，使作者深覺受嚴格科學訓練的重要。整理期中關於夷文親屬名詞的注音，蒙李方桂先生指正。圖表繪畫多由社會學系助教陳舒永君擔任。其他同工並遠區朋友補助教益之處，統此道謝。

最後關於考察經費，係受中國抗建墾殖社，羅氏基金委員會，與哈佛燕京學社三機關補助，亦特借此機會敬表謝忱。

三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自序於成都燕京大學

總 序

本叢刊之發行，起於兩種信念及要求：一爲促使社會學之中國化，以發揮中國社會學之特長；一爲供給社會學上的基本參考書，以輔助大學教本之不足。叢刊內容暫時分爲甲乙兩集，甲集以社會學理論及方法爲範圍，乙集以各處社區之實地調查報告爲範圍。中國社會學尚在草創時代，故創作與譯述，不得不兼收之。茲就社會學之中國化，基本參考書之供應，以及甲乙兩集之編纂三點略分論之。

(一)社會學之中國化 社會學誕生於中國，將近四十年，而大學之開講社會學，至多不過三十年。始而由外人用外國文字介紹，例證多用外國材料。繼而由國人用外國文字講述，有多講外國材料者，亦有稍取本國材料者，又繼而由國人用本國文字講述本國材料，但亦有人以一種特殊研究混作社會學者，例如：有以社會學爲社會問題的研究者，亦有以社會學爲唯物史觀或辯證法的研究者。要之，當此期間，社會學在知識文化的市場上，仍不脫爲一種變相的舶來品。

近十年來，社會調查與社會統計的風氣頗爲流行；搜集事實及尊重事實的重要，逐漸被人認識，此本爲科學進步極好的徵象。不幸又有人誤信「科學即測量」者，甚至亦有誤信「在實地調查以前，腦中應只有一張白紙」，卽爲嚴守科學精神者，殊不知一切科學工作的進行，事前必須懸有一種可以運用的假設。假設與科學絕不可分。我們的立場是：以試用假設始，以實地證驗終。理論符合事實，事實啓發理論，必須理論與事

實揉和一起，獲得一種新綜合，而後現實的社會學才能植根於中國土壤之上，又必須有了本此眼光訓練出來的獨立的科學人材，來進行獨立的科學研究，社會學才算澈底的中國化。

(二) 基本參考書之供應 查歐美各大學本科就學青年必讀之書，除了西洋典籍之外，至少尚有兩大類：一是標準教科書，一是基本參考書。前者盛行於美國，後者則通行於歐洲各國。惟近年來美國先進學者，已覺教本內容包羅萬象，難免膚淺，青年閱讀以後，在學術思想上，並不能得到真正的修養，及嚴格的訓練。年來國內各大書坊，因迎合潮流，對於大學叢書——特別可以採用為教本者——頗為提倡。此於大學教材標準之劃一及教學程度之提高，固不無小補。但一方面亦不免使讀者養成「教本蔽」的心理習慣，或竟驅使求知慾極強盛的青年誤入歧途，沾染了「思想公式化」的流行病。這在青年思想上，潛伏着很大的危機。我們有鑒於此，願就在適應時代需要的前提下，來充量介紹及發揮一派一家之言，俾使青年得有機會，鍛鍊「思想系統化」的頭腦。今日思想界所需要的刺激，是學派之爭，而不是門戶之見。苟欲糾正複雜錯異的思想，這或許是最靈驗的藥劑。

(三) 甲乙兩集之編纂 本叢刊的主旨是要在中國建立起比較社會學的基礎，欲建立鞏固的基礎，必須一面介紹健全的理論和方法，一面提供正確的實地調查報告。所謂比較社會學，最簡單言之，即係應用類似自然科學上的方法——即比較法，對於各地現存的社區，作系統而精審的觀察。現代社區的核心為文化。因此，也可以說，社會學便是社區的比較研究，文化的比較研究，或制度的比較研究，這樣的比較社會學是包括了通常所謂之「農村社會學」與「都市社會學」「社會人類學」

與「文化人類學」或「民族學」與「民俗學」的園地，因為現在各國社會學與人類學所研究的目的，題材，觀點，及方法實在全是一樣的，並且這種看法與我國國情最為吻合！

「社區」，「文化」，「制度」，及功能，皆係社會學上的基本概念。這些概念與其它若干重要概念，密切連繫起來，組成一個體系，即是比較社會學上的「概念格局」(Conceptual Scheme)。這種概念格局，在一切科學思辯工作上，是必不可少的工具。為要發展比較社會學的園地，凡關於社會與社區，文化與文明，組織與制度，結構與功能，以及人與人的社會關係等等的基本學理，都想分別予以介紹及發揮。介紹雖以限於一派一家之言為主體，但相反相成的理論，具有特獨的貢獻者，亦在採納之列。

甲集徵稿的範圍，除普通社會學外，亦兼及特殊社會學：有關於文化的功能方面如經濟社會學，法律社會學，宗教社會學，道德社會學，或藝術社會學；也有關於團體的制度者，如家族社會學，階級社會學，專業社會學，民族社會學，或國家社會學，此外亦兼收關於歷史上社會制度的專題研究，或當代社會變遷的研究。因為必須在特殊社會學方面先行表現了成績，普通社會學才能立下根基來；並且必須在專刊(Monograph)社會學發達以後，比較社會學才有真正立足之地。

專刊社會學是社會學方法論發達以後的產品，它所企求的科學程度，較一般水準來得高，譬如理論與事實之間，必須完全契合。這種契合，一方面可給理論以健全的基礎，一方面可給事實以科學的結構，因此，社會學不僅僅是單純的事實的科學，而乃是必須以事實為根據的理論的科學。又上面曾說本著功能的觀點，來考察現代社區，究竟什麼是功能類點，極簡

單的說，就是先認清社區是一個，整個就在這整個的立足點上來考察它的全部社會生活，並且認清楚這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是密切相關的，是一個統一體系的各部分，要想在社會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求得正確的瞭解，必須就從這一方面與其它一切方面的關係上來探索窮究。例如若是要想瞭解某一村落的經濟生活，就必須考察經濟與家族宗教間的關係，經濟與宗教巫術間的關係，乃至經濟與法律道德間的關係，換言之，每一種社會活動，不論它是風俗，制度，或信仰，都有它的獨特的功能，非先發見它的功能，不能瞭解它的意義。任何活動的功能，便是它在社區視為統一體系下的全部社會生活上所佔的地位。因此，站在方法論上來講，比較社會學乃是實地應用功能研究法，藉以證驗假設的一種系統而精審的觀察，即是對於所研究的對象，嚴格加以控制，而後始作的觀察，也就是上文所說的比較法。這種比較法，用之得當，則其効力實就等於自然科學上的實驗法了。

乙集專收各型社區的實地調查報告：有屬於邊疆民族的部落社區者，有屬於內地工業前期的村鎮社區者，有屬於初期工業化的近代都市社區者，亦有屬於種族，語言，文化各異的雜居社區者。目前本着社會學理論而進行的實地調查工作，尚在初步嘗試時期，所以現階段可以發表的各種實地研究專刊，未必能充分滿足我們的期望，更說不上真正實現我們的理想。但是，我們深信努力推進實地工作，發表研究專刊，從此痛下苦功夫，以建立「社會學中國化」的基礎，這種看法絕對是正確的，這種立場亦確是顛撲不破的。

最後，戰時紙張昂貴，印刷困難，人民購買力又極度低降。普通大學叢書，例必數十萬言，定價之高，端非一般讀者所敢

天津。惟目今國內精神食糧之缺乏，已爲大衆所公認。爲欲迅速供給社會科學之讀物，只能採取小型刊物的叢刊方式，以應需要。海內君子幸留意焉！

目 次

序	
第一章	區域..... 1
第二章	氏族..... 16
第三章	親屬..... 27
第四章	家族..... 39
第五章	婚姻..... 49
第六章	經濟..... 69
第七章	階級..... 71
第八章	宦家..... 82
第九章	巫術..... 92
附錄一	備註親屬名詞..... 104
附錄二	川邊考察紀行..... 1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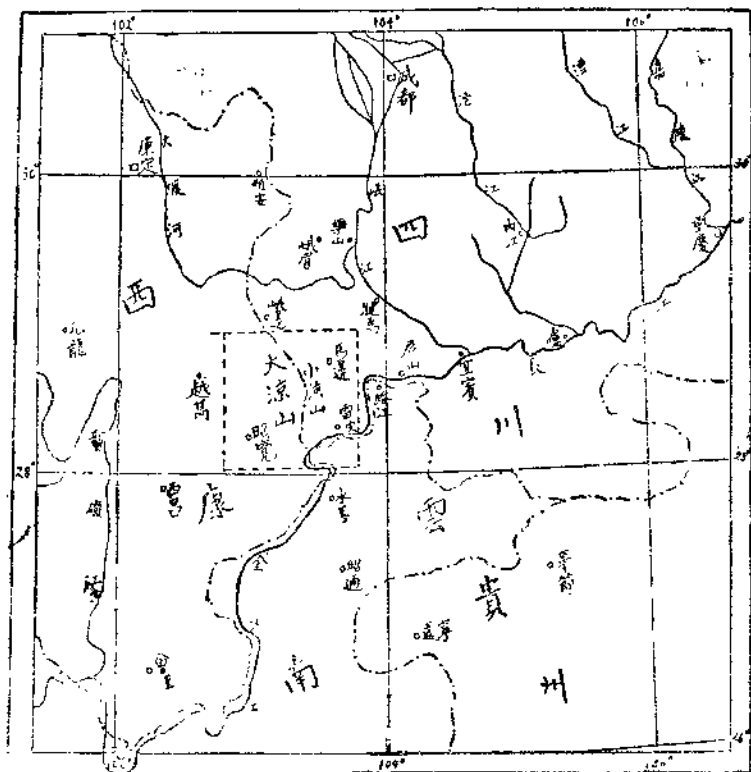
涼山夷家

第一章 區域

涼山是四川、西康、雲南三省交界的一個區域，大涼山脈乃自西康貢噶山脈岐分而來，共分四大支。第一支最北，盤結在四川境內峨邊與馬邊之間，在僮僮夷地稱爲萬石坪山脈，亦即大渡河與馬邊河的分水嶺。第二支爲大涼山主脈，北部自黃茅崗往南伸展，經黃草坪、煙峯山、大風頂達南黃茅崗，盡於金沙江岸的龍頭山，亦即美姑河與西蘇河的分水嶺。第三支盤結於烏拋夷地，與竹核等處的烏拋山，爲美姑河與西溪河的分水嶺。第四支爲八溪山脈，在西康境內昭覺與寧南之間，即係西溪河與會通河的分水嶺。俗以黃茅崗爲大小涼山的劃界線，黃茅崗以西至會通河以東之地爲大涼山，屬昭覺境內。黃茅崗以東爲小涼山，屬雷波、馬邊、屏山、峨邊四縣，亦即世人所簡稱的雷、馬、屏、峨區，在川省西南第五行政區範圍之內。（參閱第一圖及第二圖）

涼山自古爲僮僮盤據之區，漢人蹤跡罕至其地。夷家的大本營在大涼山，不受漢人勢力的統治。小涼山則爲夷漢往來交易之所，也是兩族雜居地帶，至統治勢力則兩方互爲消長。漢人勢力興盛之時，僮僮大部西越黃茅崗，退守大涼山。至漢人勢衰，夷家必趁勢叛變，出擾小涼山各地，使雷、馬、屏、峨區無

第一圖
川康滇邊界略圖



日安寧。

實則僑僑所居之地，並不限於大小涼山。西康除昭覺之外，尚有其他寧屬八縣並康屬九龍也有僑僑氏族的分佈。根據各家報告，西康十縣合計約有夷家人口六十萬。在越嶲、昭覺

縣城以東的大涼山區域，僮族比較純粹，自成系統，從來不願受漢人的同化。

金沙江以南地帶，在雲南省境之內，也是僮族分佈居留的區域。按滇省居民，平原之上十之八九爲漢人，高原山谷之間則爲夷族星羅棋布之區。昆明大理線以南，擺夷爲主要民族，與泰系接近。此線以北的夷族皆係僮及與僮接近的麼些、力些等族。僮也向昆明大甲線以南進展。甚至在滇省境外，安南緬甸一帶也可找到僮族的踪跡。作者於民國三十一年（一九四二）曾在滇省居留八九閱月，對於境內夷民甚爲留意，當時參考各家報告，估計滇省僮夷及其有關諸族，人口總數不在一百萬之下。

居留滇省的僮族，與居留川、康一帶的僮族稍有不同。滇省僮族因與隣族互通婚媾的關係，在體質方面略有變化，文化方面無論物質生活或習俗慣例，頗受漢人的影響。許多僮民因爲漢化之故，自己承認係漢人，不願被稱爲僮。

既知僮在川、康、滇三省分佈的梗概，可進而稍詳敘述大涼山區域的情形。

大涼山主脈爲南北行的山脈，前已提及，在山脈南端的東面，有八段土嶺，結成山脚，北部起自大谷堆，南達金沙河畔，都是向東而行，將涼山形成多足蟲形，皆盡於西蘇河邊，此卽俗所謂的八寨。八寨南段臨江，山岳懸巖千仞，北段與龍頭山相接，峯嶺重疊，古林陰鬱。明、清兩代極力經營邊區，至嘉、道之間漢人勢力漸達黃茅崗以東之地。道光十八年（一八三八）變亂開始，夷人侵佔大小谷堆，漢軍退守山稜崗築城自固，又於馬頸子設要塞，與山稜崗成犄角之勢。西蘇河以西各地如母狗坡、拉米的漢人也先後退至河東，並於千萬貫設一夷人土

司，即楊土司，以繁維遠近的僱傭。

八寨以北，漢人也曾設下口岸，期望向西進展。山稜崗北去有濼壩子，再北有牯牛壩，都可從屏邊西寧登山。黃草坪東面，在馬邊境內有油榨坪，曾經漢人開墾種植，清代鼎盛之時，此地闢爲大場，以爲與僱傭交易之所。再北煙峯山一帶，多懸崖絕壁，荒野老林，漢人裹足不前。

登大涼山最北口岸就是窪海。窪海已入大涼山境內，範圍甚廣，東西佔數十里。窪海係馬邊、峨邊兩縣入大涼山必經的孔道，是地距離兩縣城各約二百里。從馬邊西行，經月兒壩、楠木坪、登黃茅崗可達窪海。從峨邊南行，經梯子崖、斯栗坪到達萬石坪，一路穿過大森林，也可直抵窪海。由窪海南行，又通達大涼山中樞，因是窪海成爲交通線重要的交叉點。

窪海南約二百餘里即係大涼山中樞的牛牛壩。該地位於夷車河與連渣腦河流入美姑河的交叉點，背負大山，三面環水，爲一平臺地。牛牛壩往東可至雷波，往西可至越巂。西南至昭覺，北行至窪海，更通峨、馬二縣，是涼山交通的中心。又因地勢險峻，爲用兵涼山必爭之地。宣統元年（一九零九）英人布爾克（Donald Burk）率隨從十餘人由建昌入涼山深險，路至連渣腦被夷人碎殺，隨從被執爲奴娃，幾引起國際嚴重交涉，當時川督趙爾豐立飭建昌、峨邊、馬邊三路官軍進剿涼山，約定會師牛牛壩。實則官軍仍用保頭作爲鄉導，沿途妥協，兵至連渣腦，燒去幾座房屋，殺了幾個夷人。回師於交脚舊汛，築城置昭覺縣。趙爾豐計劃澈底整理涼山夷區，謀築雷、建通道。建昌部分已經溝通昭覺，越過美姑河，達耶路那達。雷波部分僅條至山稜崗附近，因夷人率衆劫奪，亂起停工。後來通道的工程，全部被夷人毀去。民國初元，昭覺防軍撤去，夷人先後反

叛，竟於民八（一九一九）陷城，劫殺擄掠，爲狀至慘。時至今日，昭覺大部仍在夷人盤據之中，是爲涼山僮僮出入西康的主要門戶。甚至西昌與昭覺之間的交通，有時亦在夷人勢力控制之下。

清末光緒年間，因僮僮幾次反叛，侵佔黃茅崗以東各地，城鎮交通亦被擾亂。但當時駐軍尚多，該區域雖淪陷，其間鄉鎮保存者仍不少。例如黃蠟與雷波之間皆係漢地，交通無阻。他如三河口、油榨坪、中山坪、濫壩子、山稜崗、馬頸子、西蘇角、小屋基、獅子村等處都在漢人手中，雖不能連成一片，若一旦有事，皆可相爲策應，民國以後，駐軍減少，僮僮大形猖獗。先是失去菴蒲田，雷波、黃蠟間交通斷絕。失去山稜崗、馬頸子，雷波城西就沒有保障。失去煙峯、油榨坪，馬邊通大涼山的中路隔斷。再失去三河口，馬邊與峨邊間的交通亦告斷絕。民國十六年（一九二七）雷波縣長羅冕南在獅子村被邊民擊死，政府未加聲討，大失威信。因此僮族更無忌憚，造成二十年來反叛大亂之局。

以上所述大小涼山區域，北起峨邊縣南達金沙江約九百華里。東自雷波西至昭覺約六百華里。此區域內的人口情形，按作者所經過的地方估計推論，約有僮僮人口二十萬。

作者此次率領考察團，因時間關係，不能遍走大小涼山各地，只能就考察的區域，詳加檢討，以爲研究僮僮的根據（參閱第三圖）。由宜賓沿金沙江上溯，一直到達屏西乘驛場，係往四川西南邊區的大道，沿途已無夷人的踪跡。乘驛場舊名蠻夷司，迄今沿用，但已名存實亡，全區都是漢人。乘驛場係中都河與金沙江合口處，上三里石角營又爲西寧河入金沙江處。水順時汽船可到此地，平日木船可達，爲金沙江上流航行

的終點。因此乘驛場實扼水陸交通之衝，爲屏山西境的門戶，亦係內地通達邊區的要口。街市依山建築，懸崖壁架棟樑，屋底用木柱支持，高至數丈，水漲時住屋也不至沒頂。外間鹽布貨物，皆在此地起卸，轉由人工擔夫運到邊地與夷人貿易。夷家幣制沿用生銀，衡量以兩以錠，在乘驛場即能交換，可知夷漢交易的勢力，在此已極重要。

從石角營沿西寧河上溯，五十里到夏溪。考西寧河之源，出於黃茅崗東側，經雷波之濼壩子、中山坪、羅三溪，至屏邊的西寧，計程約百餘里，再八十五里始達夏溪。

夏溪位於西寧河南岸，爲沿河最大的村鎮，人口將近四千。鎮上有商店飯館，遠近夷家常來買賣交易，過河不遠之地卽爲馬邊界，馬邊夷人亦常到此地。從夏溪上溯西寧，沿岸都是漢人村寨，四圍山上皆係夷家，以是此區爲夷漢雜居之地。

夏溪西行十五里，至嘶栗沱，爲一小村落，幾十戶人家。屏邊鄉鄉公所，設在此村，全鄉包括嘶栗沱與西寧，以及兩地間的村寨，東西相距約七十里。嘶栗沱村內有中國抗建墾殖社第二區事務所，所內人員正在計劃建設，使該村成爲模範村落。村後有泉水一潭，可稍用工程貫入村間爲自來水。抗建社甚勸墾民殖邊，村西麻柳塘、流中溝一帶荒山，都經墾民種植，現已包穀遍野，結實纍纍。抗建社墾民更往西開殖，經西寧、羅三溪，南達中山坪，入雷波縣境。

嘶栗沱西去沿途只有山僻小路，崎嶇難行，又因山嶺阻隔，必須往返渡河。沙沱一帶河中堆積沙石，水從石底流過。到胡家堡子，兩岸皆係峻壁叢林，河水狹隘，且多崖石。因此西寧河極難開濬以通舟楫。胡家堡子離西寧尚有十餘里，民初夷變，西寧焚毀一空，胡家堡子亦數度被襲擊，但因碉堡堅固，未曾

遭禍，爲西寧一帶碩果僅存的漢民村落，只有五六戶住屋。

西寧係山谷中的小平原，前清盛時曾住過兩千戶人家，爲邊區重鎮之一。民國九年（一九二〇）夷人反叛，全市焚劫一空。近年因各墾社成立，在舊時屋基之上建立村落，但皆係茅竹屋宇。本年七月初旬村上一處失火，竟於兩句鐘之內，全村焚毀一空。二十餘日後作者親到西寧視察，見新建茅屋又已成列。今約有住戶百餘家，人口六七百人，男多女少，因來此邊區多係具有冒險性的壯年男子。

西寧河由村右繞轉村南，再蜿蜒往東流行。村後一帶平原皆種稻米。四圍高山，山頂亦可種植包穀，桐子，及茶樹等，惟離村稍遠卽入夷區。抗建社之外，尙有中心墾社、縣營墾社在此成立辦事處，社員及墾民都是負槍攜械以資自衛。縣府另設屯墾保衛隊，日夜警備，深恐邊民生事，夷漢衝突。

西寧爲雷、馬、屏三縣交界處，又係小涼山的中心，所居地位至爲重要。遠近爲恩札支悍夷，時常叛變紛擾。如西寧不守，河東諸地亦將危殆。此地北去馬邊南去雷波兩縣城，爲一直線關係，因中隔夷區不能通達，行旅者不得不東回右角營繞道而去。

西寧在小涼山原係四通八達之地，夷亂之後形勢大變。北去馬邊既荆棘叢生，西面牯牛壩、油榨坪、濼壩子可登大涼山諸要口，亦全沒於夷區，漢人裹足不前，更不敢作何冒險企圖。開發小涼山應先充實西寧，卽開發大涼山亦當以西寧爲根據基地。

從西寧南行，由於抗建社的努力，墾民已移殖於羅三溪、中山坪一帶，再南至野鹿壩漸上山坡老林，全區原係雷波東林鄉地域，爲黃茅崗經大谷堆東伸的側脈。民國六年（一